



我们在满洲 做了什么

——侵华日本战犯忏悔录

◎ [日] 岛村三郎 等著
公文逸 编

 群众出版社



国家重点基金项目
National Golden Flower Project

我们在满洲 做了什么

——侵华日本战犯忏悔录

◎ [日] 岛村三郎 等著
公文逸 编



群众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们在满洲做了什么：侵华日本战犯忏悔录 / 公文逸编. —北京：群众出版社，2016. 10

ISBN 978 - 7 - 5014 - 5562 - 1

I. ①我… II. ①公… III. ①纪实文学—日本—现代 IV. ①I313. 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93747 号

我们在满洲做了什么

公文逸 编

出版发行：群众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邮政编码：100078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普瑞德印刷厂

版 次：2016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2017 年 1 月第 2 次

印 张：10. 25

开 本：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字 数：266 千字

书 号：ISBN 978 - 7 - 5014 - 5562 - 1

定 价：36. 00 元

网 址：[www. qzCBS. com](http://www.qzCBS.com)

电子邮箱：[exiaoxiaohong@ hotmail. com](mailto:exiaoxiaohong@hotmail.com)

营销中心电话：010 - 83903254

读者服务部电话（门市）：010 - 83903257

警官读者俱乐部电话（网购、邮购）：010 - 83903253

文艺分社电话：010 - 83901730 010 - 83903973

本社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由本社负责退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出版说明

为了纪念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深切缅怀那些为国捐躯的抗日英烈们，深刻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在我国东北所犯下的滔天罪行，群众出版社决定出版《我们在满洲做了什么——侵华日本战犯忏悔录》一书。

该书系根据近年新发现的公安部有关部门所存档案资料整理而成，是一九五五年至一九五六年期间被关押在东北的日本战犯亲笔所书忏悔录。书稿除前言和结语外，共分三十四个部分。这些忏悔录的供述者既有侵华日军军官，也有在伪满洲国任职的各级日本行政官员，包括副县长、参事官、警察官员等。

众所周知，日本侵略者在一九三一年蓄意制造了九一八事变，攻打驻守沈阳的中国军队，并于次日侵占沈阳。半年之内，东北全境沦陷于日军铁蹄之下。一九三二年三月一日，日本侵略者扶持爱新觉罗·溥仪在东北地区建立了伪满洲国，溥仪任“执政”，一九三四年

三月一日改称“皇帝”。日本侵略者通过此傀儡政权在我国东北三省全境、内蒙古东部及河北北部地区实行奴役和殖民统治长达十四年之久。这些供述材料涉及日本侵略者在伪满洲国统治时期行政的方方面面，正是其所犯罪行的最有力证明。本书真实而详尽地记录了日本侵略者是如何阴谋发动九一八事变，在建立伪满洲国过程中日军高层的步骤与方略，以及如何通过大讨伐、治安肃清、成立开拓团与矫正辅导院等手段以实现伪满洲国的长期统治，等等。总之，日本侵略者将满洲沦为日本经济的附庸，疯狂掠夺资源，肆意屠杀中国人，在政治、经济、思想上对当地人民实行极其残酷血腥的统治，使该地区同胞饱受了当亡国奴的痛苦滋味。在铁的事实与证据面前，日本侵华历史事实绝不容歪曲和篡改，日军所犯下的滔天罪行绝不容否认！

本书的出版对历史学家研究日本侵华史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提供了来自对方供述、堪称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也将帮助更多的人尤其是年轻人更加深入地了解那段历史，唤起每一个善良的人对和平的向往和坚守，从而更加珍视来之不易的世界和平。

群众出版社

二〇一六年二月

目 录

前 言 / 1

供述一 掠夺东北的阴谋与侵略统治的开始 / 10

掠夺东北的阴谋（伪满洲国奉天省邮电局局长岐部与平） / 10

九一八事变是关东军制造出来的（伪满洲国辽宁省海城县宪兵分遣队长筑谷章造） / 14

供述二 参事官制度的确立 / 17

伪满洲国政府成立的经过与驹井的政变（伪满洲国地政局事务官大濑产权次郎） / 17

以自治指导员名义派遣的北满救济员（伪满洲国民政部驻哈尔滨联络员办事处科员三宅秀也） / 23

关于所谓建国促进运动（伪满洲国奉天省自治指导部联络科雇员今吉均） / 28

参事官自治会的建立与自治会馆的设立（伪满洲国吉林省永吉县参事官三宅秀也） / 29

第一届参事官会议（伪满洲国吉林省永吉县参事官三宅秀也） / 31

供述三 伪满洲国大同学院的设立（伪满洲国大同学院总务部部长三田正夫） / 33

供述四 治安维持会的罪行 / 40

伪满洲国滨江省治安维持会及其罪行（伪满洲国滨江省治安维持会常任干事筑谷章造） / 40

关于治安维持会的“严重处分”（伪满洲国锦州市锦县警务指导官引地章） / 42

集团部落的罪行（伪满洲国奉天省柳河县警务科首席指导官鹿毛繁太、伪满洲国三江省绥滨县警察署警长铃木太助） / 43

思想方面的欺骗工作（伪满洲国滨江省肇州县副县长岛村三郎） / 48

构筑警备道路（伪满洲国通化省临江县警务指导官鹿毛繁太、伪满洲国锦州市锦县警务指导官引地章） / 50

掠夺民间武器的罪行（伪满洲国锦州市锦县警务指导官引地章、伪满洲国滨江省肇州县副县长岛村三郎） / 55

关于禁止栽培高秆作物的罪行（伪满洲国滨江省肇州县副县长岛村三郎） / 58

供述五 侵略热河的罪行（伪满洲国热河省总务厅文书科科长今吉均） / 60

供述六 移殖开拓团的罪行 / 65

开拓政策及其本质（伪满洲国总务厅次长古海忠之） / 65

收买开拓用地（伪满洲国间岛省次长岐部与平） / 70

关于土龙山事件（伪满洲国吉林省永吉县参事官三宅秀也） / 72

驻扎在虎林县的开拓团（伪满洲国东安省虎林县副县长大濑户权次郎） / 73

开拓团在肇州县的罪行（伪满洲国滨江省肇州县副县长岛村三郎） / 74

供述七 对蒙旗的政策（伪满洲国兴安西省阿鲁科尔沁旗参事官岛村三郎、伪满洲国热河省赤峰县参事官坂田义政） / 77

供述八 协和会与副县长 / 86

关于协和会 (伪满洲国滨江省事务长今吉均) / 86

协和会与副县长 (伪满洲国滨江省肇州县副县长岛村三郎) / 87

附录: 关于机构改革 (伪满洲国协和会中央本部情报科科长辻本成行) / 89

供述九 参事官时代对爱国者实施的罪行 / 113

当时的治安状况 (伪满洲国滨江省肇州县副县长岛村三郎) / 113

对于孙永勤爱国军的罪行 (伪满洲国热河省总务科科长三宅秀也) / 116

在安奉沿线大讨伐的罪行 (伪满洲国藤岛大队第一中队中队长泉田薰) / 117

奈曼旗事件与以后的大讨伐 (伪满洲国奈曼旗属官岛村三郎) / 120

关于佛山县事件 (伪满洲国黑河省总务科科长今吉均) / 123

供述十 东边道地区大讨伐的罪行 / 124

东边道大讨伐的概略 (伪满洲国宪兵上尉连长桥本岬) / 124

东边道的治本工作 (伪满洲国安东省抚松县副县长坂田义政) / 131

供述十一 保甲制度的罪行 (伪满洲国吉林省敦化县副县长荒川秀次) / 137

供述十二 治安队的移管问题 (伪满洲国滨江省肇州县副县长岛村三郎) / 140

供述十三 在七七事变中副县长的罪行 (伪满洲国兴安西省阿鲁科尔沁旗参事官岛村三郎) / 143

供述十四 设立保安局与所谓国境警察队的罪行 (伪满洲国中央保安局第二科科长岛村三郎) / 146

供述十五 三江省治安肃清工作的罪行 (伪满洲国三江省汤原县宪兵分队队长藤原广之进、伪满洲国三江省特务科科长岛村三郎) / 149

供述十六 在诺门罕事件中的罪行 (伪满洲国蒙古军少将久保田源次郎) / 161

供述十七 对东南地区爱国者的大讨伐 / 163

关于东南地区治安肃清工作 (伪满洲国治安部警务司警务科科长三宅秀

也) / 163

指纹班的罪行 (伪满洲国野副讨伐司令部指纹班班长大美贺好一) / 166

东南地区治安肃清工作的罪行 (伪满洲国间岛省和龙县警务科科长宇波彦次郎) / 167

供述十八 街、村制度的罪行 / 171

街、村制度的本质 (伪满洲国吉林省敦化县副县长荒川秀次) / 171

运用街、村制度的罪行 (伪满洲国滨江省肇州县副县长岛村三郎) / 172

供述十九 兴农合作社的罪行 (伪满洲国兴安西省阿鲁科尔沁旗参事官岛村三郎) / 176

供述二十 用租税搜刮大众的罪行 / 179

用租税来搜刮 (伪满洲国吉林省敦化县副县长荒川秀次) / 179

通过整理地籍搜刮地租 (伪满洲国滨江省肇州县副县长岛村三郎) / 180

供述二十一 对北满地区爱国者所犯的罪行 (伪满洲国警务总局特务处特高课属官铃木介寿) / 182

供述二十二 掠夺粮食的罪行 / 191

对粮食的掠夺 (伪满洲国警务总局保安科事务官进藤静雄) / 191

掠夺粮食的罪行 (伪满洲国间岛省开拓厅厅长今吉均) / 194

掠夺粮食的具体事例 (伪满洲国热河省农林科科长坂田义政) / 197

掠夺粮食的实际情况 (伪满洲国锦州市黑山县副县长大濑户权次郎) / 198

在依兰县掠夺粮食的罪行 (伪满洲国三江省依兰县警正引地章) / 199

供述二十三 在三肇事件中的罪行 (伪满洲国滨江省肇州县副县长岛村三郎) / 202

供述二十四 在鸦片政策上的罪行 / 206

鸦片政策的本质 (伪满洲国总务厅次长古海忠之) / 206

掠夺鸦片的具体事例 (伪满洲国热河省赤峰县副县长坂田义政) / 209

鸦片贩卖工作的罪行 (伪满洲国三江省依兰县警正引地章) / 213

- 供述二十五 棉花强征工作的罪行 / 215
- 棉花强征工作的目的 (伪满洲国总务厅次长古海忠之) / 215
- 棉花强征工作的罪行 (伪满洲国锦州市黑山县副县长大濑户权次郎) / 216
- 供述二十六 强抓劳工的罪行 / 218
- 劳工对策的本质 (伪满洲国总务厅次长古海忠之) / 218
- 在龙江省强抓劳工的罪行 (伪满洲国龙江省警务厅厅长今吉均) / 220
- 在黑山县强抓劳工的罪行 (伪满洲国锦州市黑山县副县长大濑户权次郎) / 222
- 在肇州县强抓劳工的罪行 (伪满洲国滨江省肇州县副县长岛村三郎) / 224
- 供述二十七 掠夺军用物资 / 226
- 在间岛省的掠夺 (伪满洲国间岛省开拓厅厅长今吉均) / 226
- 用“关特演”的名义掠夺 (伪满洲国三江省依兰县警正引地章) / 228
- 供述二十八 伴随实行经济统治的罪行 / 231
- 经济统治的本质 (伪满洲国保安局第二科科长岛村三郎) / 231
- 经济统治的实际 (伪满洲国警务总局经济保安科事务官进藤静雄) / 235
- 在盖平县的农产品及其配给上的统治 (伪满洲国奉天省盖平县副县长三田正夫) / 241
- 在新京的经济统治的罪行 (伪满洲国首都警察副总监三田正夫) / 246
- 供述二十九 巴木东事件的罪行 (伪满洲国滨江省哈尔滨市地方检察厅检察官沟口嘉夫) / 250
- 供述三十 《国兵法》的罪行 (伪满洲国奉天省盖平县副县长三田正夫) / 258
- 供述三十一 对于所谓的“游民”的镇压罪行 / 264
- 关于《保安矫正法》(伪满洲国司法部刑事司司长杉原一作) / 264
- 矫正辅导院的设立经过及其业务管理 (伪满洲国司法矫正总局局长中井久二) / 265
- 逮捕“游民”的实际情况 (伪满洲国首都警察副总监三田正夫) / 268

供述三十二 热河省大讨伐的罪行（伪满洲国西南地区特务宪兵队队长桥本岬） / 277

供述三十三 从事防空和防卫工作的罪行 / 290

防空及其他的防卫工作（伪满洲国警务总局警务处处长今吉均） / 290

防空和防空演习的罪行（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厅防空部事务官进藤静雄） / 291

在白城县的防空演习的罪行（伪满洲国龙江省白城县副县长岛村三郎） / 295

供述三十四 对于国民党地下工作者的大镇压（伪满洲国奉天省营口市警察局特务科科长佐藤明夫） / 297

结 语 / 307

编后语 让历史真实照亮现实 / 312

前 言

日本的资本主义，先天就具有国内资源匮乏且国内市场狭小的缺陷。日本资本主义形成之际，正值世界范围内殖民地势力已基本分割完毕，在日本看来，除用战争掠夺市场之外，没有更好的殖民方法。在日中（中日甲午战争）、日俄两次战争中，日本先是初步地建立了侵略中国的基础，之后又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使西欧帝国主义疲于战争无暇顾及亚洲的机会，乘虚而入掠夺东方市场，并疯狂地扩充了生产能力。但在大战结束后，随着西方帝国主义恢复势力，对于充斥于市场的以廉价工资制造的廉价日本商品，西方帝国主义在殖民势力范围内设立了关税障壁，挂起了禁止日本商品进入的牌子。

在上述情况下，日本的垄断资本家们企图制造能突破上述关税障壁的更廉价的商品。为此，他们进一步降低了工人的工资并实行了所谓“产业合理化”的举措。但此举使大量工人被抛至街头，加剧了阶级斗争，直接引发了社会的动荡。西欧的关税障壁阻止了日本商品

的销路，囤积滞销的商品堆满了仓库，这一问题至今仍未解决。

日本在中国的情况也大同小异。中国在很早以前（特别是自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以来）就开始了“排斥日货运动”，日本商品在华也受到排挤。于是，从世界市场被排斥出来的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厚颜无耻地称中国的“满蒙”为日本的“生命线”，他们想要把资本主义固有结构所产生的国内外的矛盾用“掠夺满蒙”的办法来解决。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关东军制造了柳条沟事件，并在蒋介石的绝对不抵抗主义下完全占领了东北。

从占领东北起，在满洲干尽坏事的副县长的罪恶史就开始了。

占领了东北的关东军，佯装满足中国人民的要求的姿态，炮制了所谓“满洲国”的傀儡政权，并以溥仪作为“皇帝”。于是，在所谓的“中央政府”设立了国务院、监察院和立法院的三院。在国务院之下，设立了军事、民政、财政、经济、文教、司法等各部，分别委任汉奸大臣。在地方上设立了滨江、吉林、奉天、热河等省^①，委任汉奸省长，按照地方的特殊情况，指使其配合侵略统治。在省之下，伪满洲国境内设有一百六十二个县、旗，同样委任汉奸县、旗长，指使其执行县、旗的行政。关东军在这些汉奸之下，委任有日系的部的次长、省的次长；在县、旗设有副县长及旗参事官。关东军始终没有忘掉要把中国人官吏变成傀儡。

从以上的行政组织中很明显地可以看出：伪满洲国中央政府及相关省担当着计划、统辖和领导的职责，具体执行机关则为县、旗。当然，在县、旗的层面，也有所谓街、村公所及警察署的基层组织，副县长管辖这些组织，并强制其执行中央政府及省所计划的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因此，如果从伪满洲国的统治系统来说，副县长正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先锋队长、镇压人民的执行机关长。换言之也意味着，凡是日

^① 鉴于伪满洲国的特殊性，下文在论述三江省、滨江省等省名时，一律不再加“伪”字样，如“伪三江省”，直接简称为“三江省”。——编者注

本帝国主义在伪满洲国的罪行，可以说没有一件不与副县长有关。

虽然在矿业、邮政、金融、军事等方面，似乎与副县长没有直接关系，不过，这些部门在当地的执行业务，如果没有副县长的协助是难以实现的。

副县长的名称，在伪满洲国成立之初并没有。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在奉天设立了“自治指导部”，在该机关的指挥命令下，侵入各县的日本人官吏自称“自治指导员”，从一九三二年六月开始，在奉天省都自称为“参事”“副参事”。不过几个月后，自该年的秋季起，实行了县、旗官制，以县、旗参事官的资格进入当地机构之内，被定位为管理“参与县、旗的事务”。在上述参事官制度实施期间，初步完成了伪满洲国政府的行政基础，“治安”上也有了一定程度的恢复。随着一九三七年改正了县、旗官制，副县长这一职务则被规定为“执行县的事务”了。

但是，因为蒙旗的社会制度，尚存有很多的封建阶级关系，从外国人不适合担任本旗人职务的角度考虑，于是使旗的官制仍同从前，称为“旗参事官”。

最初为什么要称作“自治指导员”？如前所述，始终是为回避世界舆论的攻击，有意作出欺骗的表象。亦即这个“国家”是根据中国人自己的“要求”由中国人自己建立的，日本人只不过是帮助建立了这个“国家”而已。因而在表面上，给人一种日本人处在县行政机构之外的印象，好像在中国人完全确立了自治目标后，这些指导员将迅速撤退而去帮助另一次的“建国”似的。

从中国国内的实际情况来看，也要求传递给占领区民众上述印象。当时起来反抗关东军侵略的中国爱国者遍及全东北，武装起来的爱国军都在坚定地反抗着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统治。想要履职各县的自治指导员，其到县城就任本身已经属于有生命危险的事情。该时期自治指导员的任务是“确保占领区的治安”和“对爱国者的武力镇

压”。处在这样无从下手、连自己的生命都处在危险状态中的自治指导员们，为了缓和中国人民的反抗，为了使人们不注意到自己的日本人身份，因而采取欺骗的政策，采用上述的组织和名称也是必要的。

一九三二年三月制定了县、旗官制，在初步完成了现代的行政组织系统后，关于自治指导员的待遇发生了问题。缘于关东军并不想让这些自治指导员处于半死不活的尴尬地位，总想使这些人进入县、旗行政组织里面，于是把这些人作为县、旗参事官，从指导的立场上，参与“县务”。但在当时的客观形势下，如果把这一官制骤然拿到当地去，无疑会遭到中国人民更加强烈的反抗，所以需要再等待一些时间。

在等待期间，一些在很早以前侵入县里的自治指导员，在铁路发达、靠近日军驻扎地带的奉天省各县，率先使用了参事、副参事的名称。

参事官在名义上，好像是对县务做工作，但实际上则与此完全相反：在指挥着县警察队配合日本军，专门从事血腥的讨伐勾当。这个所谓“由中国人自身来建立独立自主国家”的大义名分，乃是一种“用中国人打中国人”的必需武器。在这样的气氛中自然产生了所谓“参事官的思想意识”。乍看，这些参事官好像是在献出哪怕生命为了东北农民的自治而斗争，具有崇高的思想意识似的，自己同时以“农本主义”“牧民政治”“哲人行政”等粉饰自己，但在实质上，如下文所述，乃是一种最狡猾、最阴险的帝国主义的侵略思想。

施行县、旗官制以后，中国民众开始知道：以各县爱国者的零星反抗运动，去和持有优良武器的有组织的日本军从事武力战斗是极为不利的。于是自一九三六年一月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抗日联军组织集结下，以长白山系和完达山系等根据地为中心，转变为采用有效的游击战的战略方式。亦即停止了在平原地区的武装斗争，而变为更巧妙的地下工作。这一形势的变化，使各县、旗的占领统治

形式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与以特务警察镇压爱国者的地下活动作为主体相比，同时并进的一般行政则从思想上、经济上进行欺骗掠夺，这成为参事官们的主要业务了。

在参事官的生命危险逐渐减弱的时候，关东军毅然地扔掉了戴着的面具，即自己以往鼓吹过的“王道乐土”的理想国家，要由中国人自己来建立，日本人的作用不过是援助与指导。但现在把参事官名称改为副县长，置于县行政机构之内，无疑把日本人也作为伪满洲国的一员，而使其直接插手县的事务。

在颁布了副县长制度的伪满洲国，概略与日本政府同样，具备了现代资本主义的行政制度。副县长在这一机构里，以关东军的武力为背景，以县长为傀儡，自己掌握县行政的实权，依照现代化的事务系统，运用法律这一阶级的侵略武器，开始了对当地人民的搜刮。

在此时期，关东军开始在苏联国境线构筑庞大的阵地，开始对苏联作新的侵略准备。在副县长及旗参事官方面，被增加了一个“劳工供出”的新任务。有很多的劳工，在黑河、东宁、虎林、满洲里方面，在恶劣的劳务管理环境下，在现场日本人监督的残酷鞭笞下，被虐杀了。不久，自一九四一年年末起，进入了太平洋战争的年代，形势骤然一变。日本从亚洲的全地域，赶走了美、英、法帝国主义，开始了想要奴隶全亚洲民族攫取最大利润的典型的重新分割殖民地的战争。伪满洲国在日本这一自负满满地进行侵略战争的时期，就不得不担负起后方基地的任务。我们这些副县长们，就按照这一侵略任务的路线，从供出干草和猪开始，直至进行了掠夺大量粮食的严重犯罪，而强夺了中国人民的财富。尤其是在物资不足的最后挣扎时期，实行了战时经济统治，不仅不给中国人以盐、油和砂糖，甚至把大米也作为日本人的专用食品，实行了彻底露骨的差别待遇。伴随着战时经济统治而制订的劳工动员计划，除现有的向军用工程提供劳工之外，更加重了对煤矿、开垦、修筑道路等的劳工供出，实行了真是不能用言

语来形容的虐政。

由于中国的爱国者们不能忍受副县长这样的虐政，在各地进行了有组织的反抗。副县长则一方面配合关东军的武力镇压，一方面动员特务警察进行大镇压，突出事例为：自一九四一年开始在热河省对共产党地下组织的大镇压；一九四三年在北满对共产党地下组织八百余名成员的大逮捕（巴木东事件）；更有继续到年底的一直对国民党地下工作者的大逮捕，范围波及全东北的各县，其人数实达三千名以上。

在初期，对执行伪满洲国政府罪恶政策的副县长（参事官）们进行思想方面指导的，是臭名昭著的笠木良明。他的思想，直至伪满洲国末期，仍在支配着副县长们的思想。他是“大亚洲主义”的首倡者，由于一九三二年政治状况的突变而被赶出东北。在笠木良明回东京后，他的部下蛸井元义、泽井铁马、坂田修一、宫崎专一等与日本的法西斯团体——“黑龙会”和“玄洋社”等相勾结，更与大川周明密切联系，继续鼓吹极端的国粹思想“大亚洲主义”。

被上述国粹思想影响着的副县长和旗参事官，不论他们对这一问题是否理解，但都能记住“哲人政治”“牧民政治”等高谈阔论，这就是参事官当时的思想意识。副县长的这些“牧民政治”“哲人政治”的封建政治思想，有很多部分其实是受到全体主义哲学主要构成要素的“指导者原理”的影响。当时的纳粹主义者正在猛烈地宣传由这一原理随意捏造出来的侵略理论，如“民族须由最优秀的民族，社会须由最优秀的天才者来指导，只有这样，才能使全人类、全民族得到最大的幸福”。所谓“牧民政治”“哲人政治”，一般说来，容易被看成是一种非常优秀的指导者对于人民施行了令人讴歌的“善政”，但这样看那就大错特错了。所谓“牧民”，正如字面的意义那样，是把人民当作家畜一类的东西来看待，而要对他们实行“牧”的潜台词。再没有比这句话更轻视人民的了。